

晚 清 社 会 新 闻 图 录

NEWS PIC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 SOCIETY

杭州旧闻

Hangzhou

O L D N E W S



戴庆钰 点校
戴庆钰 评说
卢群

古 吴 轩 出 版 社
GUWUXUAN PUBLISHING HOUSE

晚 清 社 会 新 闻 图 录

NEWS PIC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 SOCIETY

杭州旧闻

Hangzhou

O L D N E W S

戴庆钰◎点校

戴庆钰◎卢 群◎评说

古 吴 轩 出 版 社

GUWUX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杭州旧闻 / 戴庆钰, 卢群点评. - 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03.12

(晚清社会新闻图录)

ISBN 7-80574-775-X

I. 杭… II. ①戴… ②卢… III. 杭州市 - 地方史 - 史料 - 清后期 IV. K295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882 号



策 划: 王稼句
责任编辑: 冯 立
装帧设计: 唐 朝
责任印刷: 蒋家宏

晚 清 社 会 新 闻 图 录

杭州旧闻

戴庆钰◎点校

戴庆钰◎卢 群◎评说

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
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215006

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3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574-775-X / J·587

定 价 15.00 元



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”。杭州满载着南宋古都的繁华，怀抱着东南形胜的辉煌，从悠远的历史中走来。走过了大禹“舍杭登陆”的“禹杭”时代；走过了吴越争霸的英雄时代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杭州是“禹杭形胜四方无，州傍青山县傍湖。绕郭荷花三十里，拂城松树一千株”。在他刺史任满离开杭州时，曾以无限眷恋的心情吟道：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；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”

五代时杭州成为吴越国的国都，吴越王钱镠在凤凰山下筑“子城”，在杭州外围筑起了周长七十里的“罗城”。经吴越国三代五帝七十二年的开拓兴建，杭州已成为人文荟萃、经济发达的通邑都会。

北宋年间，著名词人柳永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望海潮》。柳永眼中的杭州是“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。大诗人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知州时，曾利用疏浚西湖的淤泥修筑了著名的苏堤，并有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咏唱，从此

西湖成为杭州的象征。

作为南宋的都城，杭州步入了鼎盛时代。尽管南宋仅存半壁江山，然而杭州作为王朝的首都，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，从而使它进入了中国六大古都的行列。

元代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杭州是当时“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”，“人处其中，自信为置身天堂”。

走过唐诗宋词的深情讴歌，穿过元、明、清的烟雨丽日，杭州步入了晚清，步入了《点石斋画报》所描绘的时代。

公元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的杭州西湖，依然是“重湖叠嶂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”。然而作为三吴都会的古城，是否还保持着昔日的繁华呢？杭州的市民，是否还拥有一份“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”的潇洒情怀？

光绪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。这一年，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，距太平天国战争二十多年；下距甲午战争十年，距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约十七年。就在这一年，中法战争正在硝烟弥漫地进行。在地理上，与杭州比邻相接的上海、宁波，早在四十年前就被辟为



通商口岸,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,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这种变化对于杭嘉湖地区,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,时代在变,社会在变,中国在变,作为历史古都的杭州不可能不变。光绪十年的杭州,正处在将变未变的大时代链条上,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渐变过程中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晚清杭州的风俗画。传统还在继续,环境已经变化,传统与外力发生了一次次的碰撞、化合,产生了一个个的物理与化学反应。碰撞是痛苦的,碰撞中,旧质在裂变,新质在生成。光绪十年,下距甲午战争的大碰撞还有十年,杭嘉湖地区的人们暂时还处在传统的相对平静的缝隙中。不管是衣食住行,风俗习惯,还是思想观念,都遵循着昔日的传统轨迹亦步亦趋。

春日的杭城初阳灿烂,寻春踏青的人们纷纷出游。年轻的富家公子骏马雕鞍,春风得意,驰骋于红尘紫陌之中,帽影鞭丝,颇得年少风流之趣。某协戎的美丽少妇,莲瓣轻移,扶婢出游,偶作踏青之举。忽有两三恶少尾随而来,见少妇风神妩

媚,态度端凝,以为柔弱可欺,竟逼近身来欲得其钗环。不提防少妇轻举玉腕,只略一伸手,诸恶少已东倒西歪直扑于地,原来他们遭遇了一位女中丈夫。

杭俗,每届立春,红男绿女白叟黄童咸登吴山,去太岁庙中焚香顶礼,那一天,吴山道上人气氤氲,香烟缭绕。更有一种习俗,许多人手持一对红烛,在吴山脚下恭迎芒神。对面相遇之人,不管认识与否,都要深深作揖;不管手中的红烛巨细如何,都要互相交换,称之为“掉元宝”。也许他们交换的是对彼此的美好祝愿,是对未来的美好期盼。

每年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诞辰,佛教徒于是日举行浴礼,以水灌佛像,谓之浴佛。杭人在此日举行放生大会,以示对佛的敬仰,对佛理“不杀生”的遵循。

是日,钱塘士女聚集于西子湖边,结放生之会,开方便之门。鱼皆脱网,纵大壑以藏身;鸟尽开笼,任长天而鼓翼。了种种慈悲之愿,结人人欢喜之缘,一日之内,一湖之中,万人之所施,众生之所活,统而计之,不啻恒河沙数。

然而,世间万事相反相成,有放生大会,则有之前的竭泽而渔。据《杭州府志》

记载：“放生之俗，至今未改，湖上为尤盛。穷民丐户先日遍捕鱼鳖龟蛇之属，闭于竹笼，或以长草绳曳之而行，临日叫卖放生。至晚卖不尽者，率槁毙无算。放生而适以戕生，弊俗相沿，安得尽禁革之也。”

时至晚清，传统戏剧、迎神赛会仍然是杭州市民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。热闹、喜庆、博杂、市俗为其特色，其中还不免夹杂些淫戏之类，常常招致当局的禁止。更有规模庞大的“乡人傩”，是古时腊月驱除疫鬼的仪式，但至此时，驱邪逐疫已不再局限于腊月，且规模渐趋庞大，种种仪仗令人目不暇接：“幡竿乱舞，高跷成行。古装古服，或儒或释，赤壁之扁舟也；环声佩声，亦须亦眉，终南之嫁妹也。更有昭君出塞，装成马上琵琶；太白题词，扮作宫中袍笏。仿西子泛湖之事，长袖飘风；拟杨妃醉酒之图，宫袍绣彩。凤则结彩线而辉煌，狮则滚绣球而圆转。”二十世纪中叶，迎神赛会这种风俗曾一度消失，近年来忽如凤凰涅槃般在江南城市中重现。怎不令人感叹近百年间，社会风尚转变之快。

光绪十年的杭州市民，虽不似“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”般的风流倜傥，却也颇为风雅。元宵后数夕，市民们将昆曲曲

目制成灯谜，尽管只是一种文字游戏，却文雅有趣。说明当年昆曲之流行，杭州的市民文化之不俗。“文虎标新”一则，记录了百年前一个颇具文化意味的良宵。百年后的江南都市，昆曲虽未成绝响，却已远离普通市民。

晚清杭嘉湖地区的人们，相信鬼神、相信因果报应的不在少数，甚至相信祝由科以符咒治病。对于风灾、鳖怪、蛇报、三头鸟等自然界的奇异事物，更不可能以比较科学的态度去进行认识 and 解释。倒是和尚尼姑的活动颇为活跃，既有“妖髯拐妇”的弄巧成拙，也有“僧尼过年”的私逃被抓，又有“和尚过年”的强行募捐，还有静慈寺主僧的“募捐巧计”，更有变态的游方僧，以钱铁掷伤了卖艺少女的耳朵……种种记录都属负面。杭州曾经是一个好佛的城市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可是时至晚清，僧尼的蜕变已愈演愈烈，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惟有卓锡灵隐寺的宏教禅师，却是高蹈不群，宁肯与虎为邻，也不愿与俗人交往。天寒脚冷，则以“虎子暖足”，洒脱中具一派高僧风范。

光绪十年的杭州人,依然遵循着旧日的方式生活行动。然而,在人们不经意间,一些新的因素于不知不觉中渐滋暗长。

“狡谋不测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杭垣贯巷口,有存德堂药铺,系甬人叶某所开,兼售小彩票,颇获利市。”据《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》记载:“仅在一九零零年三月至一九零一年三月一年里,外国商人就在上海一地开办了十家彩票公司。”看来宁波人叶某比在上海的外国商人更会赚钱,早在一八八四年就售起了小彩票。彩票这种崭新的行业,被得风气之先的宁波人带到了杭州,可见近代杭州也是受欧风美雨影响较大的一个城市。当然叶某做彩票,却不遵守做彩票的游戏规则,设狡谋打伤了无辜者,又赖掉了某乙所中的头彩九十千文。这也正好说明,面对外来文化,人们既觉得新奇,又很茫然;在效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,不仅会学走样,还必须付学费,甚至付出很大的代价。

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,大大小小的鸦片烟馆委实不少,并每每生出事端。

某甲中年得子,爱若掌上明珠,此儿却因误食了舅舅的鸦片,而不幸夭折。某甲之妻钗荆裙布,风韵天然,可惜甲素有

烟霞癖,常流连于烟馆雾窟不归。致使其妻误将入室偷盗的贼人,认作晚归的丈夫,而几乎闹出人命。湖州城内的鸦片烟馆,不仅惹事,还欺压无辜。“蛮触纷争”一节记述,某挑柴人撞堕了福兴烟馆的招牌,迅速逃走。烟馆中人却不问情由抓住了两个恰巧经过的油漆工,不依不饶。声称“撼牌堕地,有碍一年利市”,其势汹汹,誓不干休。

鸦片烟是英国侵略者强加给清政府和中国人的一济毒药,不仅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,更毒害了中国人的灵魂。它使中国积贫积弱,它是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,也是中国近代饱受外族欺凌的导火束。可以这么说,鸦片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碰撞的一大原因,碰撞的结果是中国的屡战屡败,国门大开;碰撞的结果是封建社会的痛苦转型,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。这样的碰撞是惨烈的,其代价是惨重的。然而,碰撞的最终结果是——中国由帝制走向了共和,由传统走向了现代。

戴庆钰

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

娇藏道院	一百一十七	◎	木朽蛀生	一百二十八	◎	蛮触纷争	一百三十九
屠苏晋酒	一百一十六	◎	舟子被骗	一百二十七	◎	两头鹰	一百三十八
争笋杀妻	一百一十五	◎	盗认年伯	一百二十六	◎	鳖作人言	一百三十七
女转为男	一百一十四	◎	是何虫豸	一百二十五	◎	父子殉桑	一百三十六
因误杀子	一百一十三	◎	湖州水怪	一百二十四	◎	剑侠	一百三十五
圆光欺人	一百一十二	◎	盗棺奇案	一百二十三	◎	棋局翻新	一百三十四
冥诛吞赈	一百一十一	◎	一方无恙	一百二十二	◎	人面犬	一百三十三
伶伦人海	一百一十	◎	督毁淫祠	一百二十一	◎	咳兽述奇	一百三十二
逢凶化吉	一百零九	◎	狗亦荷枷	一百二十	◎	风灾	一百三十一
杀妻洗耻	一百零八	◎	神仙可致	一百一十九	◎	参木樨禅	一百三十
巨螯报德	一百零七	◎	海兽何来	一百一十八	◎	捉迷肇祸	一百二十九



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”。杭州满载着南宋古都的繁华，怀抱着东南形胜的辉煌，从悠远的历史中走来。走过了大禹“舍杭登陆”的“禹杭”时代；走过了吴越争霸的英雄时代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杭州是“禹杭形胜四方无，州傍青山县傍湖。绕郭荷花三十里，拂城松树一千株”。在他刺史任满离开杭州时，曾以无限眷恋的心情吟道：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；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”

五代时杭州成为吴越国的国都，吴越王钱镠在凤凰山下筑“子城”，在杭州外围筑起了周长七十里的“罗城”。经吴越国三代五帝七十二年的开拓兴建，杭州已成为人文荟萃、经济发达的通邑都会。

北宋年间，著名词人柳永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望海潮》。柳永眼中的杭州是“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。大诗人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知州时，曾利用疏浚西湖的淤泥修筑了著名的苏堤，并有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咏唱，从此

西湖成为杭州的象征。

作为南宋的都城，杭州步入了鼎盛时代。尽管南宋仅存半壁江山，然而杭州作为王朝的首都，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，从而使它进入了中国六大古都的行列。

元代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杭州是当时“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”，“人处其中，自信为置身天堂”。

走过唐诗宋词的深情讴歌，穿过元、明、清的烟雨丽日，杭州步入了晚清，步入了《点石斋画报》所描绘的时代。

公元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的杭州西湖，依然是“重湖叠嶂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”。然而作为三吴都会的古城，是否还保持着昔日的繁华呢？杭州的市民，是否还拥有一份“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”的潇洒情怀？

光绪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。这一年，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，距太平天国战争二十多年；下距甲午战争十年，距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约十七年。就在这一年，中法战争正在硝烟弥漫地进行。在地理上，与杭州比邻相接的上海、宁波，早在四十年前就被辟为



通商口岸,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,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这种变化对于杭嘉湖地区,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,时代在变,社会在变,中国在变,作为历史古都的杭州不可能不变。光绪十年的杭州,正处在将变未变的大时代链条上,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渐变过程中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晚清杭州的风俗画。传统还在继续,环境已经变化,传统与外力发生了一次次的碰撞、化合,产生了一个个的物理与化学反应。碰撞是痛苦的,碰撞中,旧质在裂变,新质在生成。光绪十年,下距甲午战争的大碰撞还有十年,杭嘉湖地区的人们暂时还处在传统的相对平静的缝隙中。不管是衣食住行,风俗习惯,还是思想观念,都遵循着昔日的传统轨迹亦步亦趋。

春日的杭城初阳灿烂,寻春踏青的人们纷纷出游。年轻的富家公子骏马雕鞍,春风得意,驰骋于红尘紫陌之中,帽影鞭丝,颇得年少风流之趣。某协戎的美丽少妇,莲瓣轻移,扶婢出游,偶作踏青之举。忽有两三恶少尾随而来,见少妇风神妩

媚,态度端凝,以为柔弱可欺,竟逼近身来欲得其钗环。不提防少妇轻举玉腕,只略一伸手,诸恶少已东倒西歪直扑于地,原来他们遭遇了一位女中丈夫。

杭俗,每届立春,红男绿女白叟黄童咸登吴山,去太岁庙中焚香顶礼,那一天,吴山道上人气氤氲,香烟缭绕。更有一种习俗,许多人手持一对红烛,在吴山脚下恭迎芒神。对面相遇之人,不管认识与否,都要深深作揖;不管手中的红烛巨细如何,都要互相交换,称之为“掉元宝”。也许他们交换的是对彼此的美好祝愿,是对未来的美好期盼。

每年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诞辰,佛教徒于是日举行浴礼,以水灌佛像,谓之浴佛。杭人在此日举行放生大会,以示对佛的敬仰,对佛理“不杀生”的遵循。

是日,钱塘士女聚集于西子湖边,结放生之会,开方便之门。鱼皆脱网,纵大壑以藏身;鸟尽开笼,任长天而鼓翼。了种种慈悲之愿,结人人欢喜之缘,一日之内,一湖之中,万人之所施,众生之所活,统而计之,不啻恒河沙数。

然而,世间万事相反相成,有放生大会,则有之前的竭泽而渔。据《杭州府志》

记载：“放生之俗，至今未改，湖上为尤盛。穷民丐户先日遍捕鱼鳖龟蛇之属，闭于竹笼，或以长草绳曳之而行，临日叫卖放生。至晚卖不尽者，率槁毙无算。放生而适以戕生，弊俗相沿，安得尽禁革之也。”

时至晚清，传统戏剧、迎神赛会仍然是杭州市民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。热闹、喜庆、博杂、市俗为其特色，其中还不免夹杂些淫戏之类，常常招致当局的禁止。更有规模庞大的“乡人傩”，是古时腊月驱除疫鬼的仪式，但至此时，驱邪逐疫已不再局限于腊月，且规模渐趋庞大，种种仪仗令人目不暇接：“幡竿乱舞，高跷成行。古装古服，或儒或释，赤壁之扁舟也；环声佩声，亦须亦眉，终南之嫁妹也。更有昭君出塞，装成马上琵琶；太白题词，扮作宫中袍笏。仿西子泛湖之事，长袖飘风；拟杨妃醉酒之图，宫袍绣彩。凤则结彩线而辉煌，狮则滚绣球而圆转。”二十世纪中叶，迎神赛会这种风俗曾一度消失，近年来忽如凤凰涅槃般在江南城市中重现。怎不令人感叹近百年间，社会风尚转变之快。

光绪十年的杭州市民，虽不似“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”般的风流倜傥，却也颇为风雅。元宵后数夕，市民们将昆曲曲

目制成灯谜，尽管只是一种文字游戏，却文雅有趣。说明当年昆曲之流行，杭州的市民文化之不俗。“文虎标新”一则，记录了百年前一个颇具文化意味的良宵。百年后的江南都市，昆曲虽未成绝响，却已远离普通市民。

晚清杭嘉湖地区的人们，相信鬼神、相信因果报应的不在少数，甚至相信祝由科以符咒治病。对于风灾、鳖怪、蛇报、三头鸟等自然界的奇异事物，更不可能以比较科学的态度去进行认识 and 解释。倒是和尚尼姑的活动颇为活跃，既有“妖髻拐妇”的弄巧成拙，也有“僧尼过年”的私逃被抓，又有“和尚过年”的强行募捐，还有静慈寺主僧的“募捐巧计”，更有变态的游方僧，以钱铁掷伤了卖艺少女的耳朵……种种记录都属负面。杭州曾经是一个好佛的城市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可是时至晚清，僧尼的蜕变已愈演愈烈，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惟有卓锡灵隐寺的宏教禅师，却是高蹈不群，宁肯与虎为邻，也不愿与俗人交往。天寒脚冷，则以“虎子暖足”，洒脱中具一派高僧风范。



光绪十年的杭州人,依然遵循着旧日的方式生活行动。然而,在人们不经意间,一些新的因素于不知不觉中渐滋暗长。

“狡谋不测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杭垣贯巷口,有存德堂药铺,系甬人叶某所开,兼售小彩票,颇获利市。”据《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》记载:“仅在一九零零年三月至一九零一年三月一年里,外国商人就在上海一地开办了十家彩票公司。”看来宁波人叶某比在上海的外国商人更会赚钱,早在一八八四年就售起了小彩票。彩票这种崭新的行业,被得风气之先的宁波人带到了杭州,可见近代杭州也是受欧风美雨影响较大的一个城市。当然叶某做彩票,却不遵守做彩票的游戏规则,设狡谋打伤了无辜者,又赖掉了某乙所中的头彩九十千文。这也正好说明,面对外来文化,人们既觉得新奇,又很茫然;在效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,不仅会学走样,还必须付学费,甚至付出很大的代价。

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,大大小小的鸦片烟馆委实不少,并每每生出事端。

某甲中年得子,爱若掌上明珠,此儿却因误食了舅舅的鸦片,而不幸夭折。某甲之妻钗荆裙布,风韵天然,可惜甲素有

烟霞癖,常流连于烟馆雾窟不归。致使其妻误将入室偷盗的贼人,认作晚归的丈夫,而几乎闹出人命。湖州城内的鸦片烟馆,不仅惹事,还欺压无辜。“蚕触纷争”一节记述,某挑柴人撞堕了福兴烟馆的招牌,迅速逃走。烟馆中人却不问情由抓住了两个恰巧经过的油漆工,不依不饶。声称“撼牌堕地,有碍一年利市”,其势汹汹然,誓不干休。

鸦片烟是英国侵略者强加给清政府和中国人的一济毒药,不仅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,更毒害了中国人的灵魂。它使中国积贫积弱,它是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,也是中国近代饱受外族欺凌的导火束。可以这么说,鸦片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碰撞的一大原因,碰撞的结果是中国的屡战屡败,国门大开;碰撞的结果是封建社会的痛苦转型,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。这样的碰撞是惨烈的,其代价是惨重的。然而,碰撞的最终结果是——中国由帝制走向了共和,由传统走向了现代。

戴庆钰

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

武员被逮	十七	◎	文虎标新	三十五	◎	蝙蝠洞	五十三
妖髡拐妇	十六	◎	元宝进门	三十四	◎	禁扮淫戏	五十二
爱酒若命	十五	◎	戾气致殃	三十三	◎	狡谋不测	五十一
小鬼作横	十四	◎	恶剧惊师	三十二	◎	顽徒纵火	五十
须防失足	十三	◎	西湖放生	三十一	◎	误认薰砧	四十九
匪寇婚媾	十二	◎	沉冤	三十	◎	剪裁妙手	四十八
串吃白食	十一	◎	掷钱如雨	二十九	◎	泼酒灭火	四十七
宦舟被劫	十	◎	完贞全节	二十八	◎	痛失掌珠	四十六
土地娶媳	九	◎	蛇入口	二十七	◎	佞神可笑	四十五
不认亲母	八	◎	顶上圆光	二十六	◎	驰马肇祸	四十四
教士受诬	七	◎	更夫遇鬼	二十五	◎	青蛙变幻	四十三
江干试炮	六	◎	请坐正桌	二十四	◎	乡人饕	四十二
阴谴可畏	五	◎	荒郊遇祟	二十三	◎	寻春败兴	四十一
孽不可追	四	◎	公钱逆犯	二十二	◎	西湖放生记	四十
革员病疯	三	◎	举舍利会	二十一	◎	木樨香味	三十九
病中易腿	二	◎	一落千丈	二十	◎	粉象厌病	三十八
		◎	掷钱伤耳	十九	◎	徒多一手	三十七
前言		◎	戴庆钰 斩决会匪	十八	◎	池鼯嗜人	三十六

和尚过年	七十一	◎	僧尼过年	八十九	◎	网船会	一百零六
福田利溥	七十	◎	大打山门	八十八	◎	猝遭剪径	一百零五
布金满地	六十九	◎	知音犬	八十七	◎	尼庵被盗	一百零四
鳖怪	六十八	◎	莽公子	八十六	◎	溺女宜拯	一百零三
泥猫肇衅	六十七	◎	训蒙受累	八十五	◎	赌匪闹事	一百零二
养而不痒	六十六	◎	德门盛会	八十四	附录	嘉湖旧闻	
岳坟铁像	六十五	◎	岳神判案	八十三			
白粥迎神	六十四	◎	蛇报	八十二	◎	童有善心	一百
募捐巧计	六十三	◎	重惩驰马	八十一	◎	虎子暖足	九十九
风卷燕脂	六十二	◎	土地显灵	八十	◎	海底月	九十八
治病神术	六十一	◎	三头鸟	七十九	◎	与犬同枷	九十七
奸夫捉奸	六十	◎	拘侄得婢	七十八	◎	狸奴救主	九十六
骗术志奇	五十九	◎	好客遗风	七十七	◎	孝女感神	九十五
妇能御侮	五十八	◎	声在树间	七十六	◎	奸盗笑柄	九十四
掉元宝	五十七	◎	背母寻妻	七十五	◎	豪奴犯上	九十三
万福攸同	五十六	◎	赌徒灭父	七十四	◎	遗臭万年	九十二
计赚登徒	五十五	◎	阴曹视事	七十三	◎	水门被烧	九十一
淑媛全贞	五十四	◎	鞭尸笑柄	七十二	◎	骗子神通	九十

娇藏道院	一百一十七	◎	木朽蛀生	一百二十八	◎	蛮触纷争	一百三十九
屠苏晋酒	一百一十六	◎	舟子被骗	一百二十七	◎	两头鹰	一百三十八
争笋杀妻	一百一十五	◎	盗认年伯	一百二十六	◎	鳖作人言	一百三十七
女转为男	一百一十四	◎	是何虫豸	一百二十五	◎	父子殉桑	一百三十六
因误杀子	一百一十三	◎	湖州水怪	一百二十四	◎	剑侠	一百三十五
圆光欺人	一百一十二	◎	盗棺奇案	一百二十三	◎	棋局翻新	一百三十四
冥诛吞赆	一百一十一	◎	一方无恙	一百二十二	◎	人面犬	一百三十三
伶伦入海	一百一十	◎	督毁淫祠	一百二十一	◎	咳兽述奇	一百三十二
逢凶化吉	一百零九	◎	狗亦荷枷	一百二十	◎	风灾	一百三十一
杀妻洗耻	一百零八	◎	神仙可致	一百一十九	◎	参木樨婢	一百三十
巨鳌报德	一百零七	◎	海兽何来	一百一十八	◎	捉迷肇祸	一百二十九

